

# 荒野之地 ДНКОЕ ТОВЕ

译 罗 佼  
文 (俄罗斯) 彼得·卢齐克 阿列克谢·萨莫里亚多夫

米佳站在院门口, 注视草原。风在他身后的院子里扬起尘土和干草, 敲打着房子的窗扇。房子——毋宁说是茅屋——用荒原上捡拾的石头砌成。院子四周用同样的石头筑起了围墙, 院子里放着各种破烂家什、一辆旧推车、一些盆盆钵钵, 遮阳篷下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茅草屋顶上插着一根长杆子, 一面白底红十字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房子上空。四周, 目力所及之处, 烈日烧灼下的光秃秃的山丘绵延不绝。

米佳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点。距他一公里远的地方, 一个人站在山丘上, 和他遥相对望。

米佳走过院子。往炉子里添了些柴火, 将茶壶放在火上。一条老狗在茅屋蔽荫处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米佳走到半塌的围墙边, 再度眺望远处的山丘。那个人依然站在那儿。他一动不动地站着, 注视米佳。米佳留心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山丘, 突然, 人影不见了。只见山下不知是什么扬起阵阵灰尘。定睛细看, 米佳看见一辆四轮车和一个赶马的汉子。四轮车渐渐驶近房子……

马拉着车径直冲进院子里。站在车上的汉子猛然勒住马, 跳到地上,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跟着他一跃而下。他们俩一起从车上又抬下来一个男人, 迅速把他搬到院子中央的石桌上。

米佳飞奔进屋, 拿出一个破旧的手提包。走到石桌旁, 俯身看那个男人。男人静静地躺在桌上, 双手交叉在胸前。脸色发乌, 静静地盯着上空。赶车的男人和小伙子站在他身旁, 也默然无语。

“瞧, 快死了。”赶车的男人说。

他摘下头上的鸭舌帽, 擦了一把脸, 重新戴在头发

\* 本文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2009年4—6期。——编者

剃得短短的头上。

“我看见了,”米佳回答,试了试病人的脉搏,“喝了很多?”

“一连喝了四十天。”戴鸭舌帽的男人回答。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怎么不说话?”米佳叫垂死者的名字,“哪里疼?”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用指头微微点了点胸口,又像开始那样一动不动。米佳迅速从手提包里取出针筒和一个装安瓿瓶的盒子。

“为什么要喝酒?”他问。

“不知怎么就发起愁来,开始喝酒,”还是戴鸭舌帽的男人回答道,“不停嘴地喝了四十天。这不,要断气了。”

米佳掰断安瓿瓶颈,把药液抽进针筒。扒下病人的裤子,在他腿上打了一针。紧接着又从一个安瓿瓶里抽出药液,卷起他的衬衣,注入手臂静脉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甚至没有动弹一下。他依然静静地躺在那儿,一眨不眨地盯着上空。

“他不行了,心跳要停止了!”米佳焦急地抓起他的手,“哎呀,他需要心脏复苏,不然就要死在我这儿了!”

“送来得太晚了。”戴鸭舌帽的男人挠挠后脑勺。

“你再给他打一针,说不定能缓过来。”小伙子小声说。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合上了眼睛。

“你干吗?”米佳叫唤他。

摇晃他的肩膀。使劲在他脸上扇了两下。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静静地躺着,只有脑袋微微晃了晃。

“死了,是吗?”戴鸭舌帽的男人问。

“给他做人工呼吸!”米佳对小伙子

喊道。

他双手按在垂死者胸口,开始按摩心脏。

“喂,等一等。”戴鸭舌帽的男人拦住他。

他把垂死者扶起来,让他坐在桌上。一只手托住他的脖子,抡起另一只手,一拳打在他心口。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猛地一哆嗦,睁开眼睛,疲惫地看着米佳。男人再度扶他躺下。

“瞧,”他说,“在送他来之前,我已经这样子救醒他两次了。我给他灌酒,灌牛奶,灌醋。让他躺在冰上,蒸桑拿,什么都不管用。就是要死,狗日的,要不,试试电他一下?”

“为什么要电他?”米佳吃惊地看着男人。

“电击能让血流活跃起来,心脏就不致衰竭。”男人解释道,“我一直用蜜蜂或者电击给人治病。”

米佳俯身,凝视垂死者的眼睛。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你为什么要吓我?”他轻轻地问,“不要再这么做了,明白吗?”

“我快死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用勉强可闻的声音回答道。

米佳回过头。男人和小伙子看着他,在静静地等待。

“我也没有药。”米佳不知所措地说。

他离开桌子,站了一会儿,看着炉子里的火。弯腰拾起一根铁条,将一端插进火炉里。

“看吧,爹要死了。”小伙子对戴鸭舌帽的男人说,“舍不得老爹了吧?他对你那么好,等他要死了才猛然想起来!怎

么不说话了？”

“嘿，菲利普·伊里伊奇，你这个笨蛋！”小伙子接着怒气冲冲地说，“真是个大笨蛋。应该好好教训你一顿，打死你更好！”

米佳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把手术刀。俯身抓住垂死者的头，在他鬓角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个口子。血一点一点从伤口渗出，顺着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凹陷的脸颊向下流。他仰头躺在那儿，呆呆地凝视上空。然后再度闭上了眼睛。

“你别这样！”米佳说，“喝了四十天，这会儿却要死了。”

他解开垂死者的衬衣，撩到脖子上。

“喂，抓住他！”他吩咐男人和小伙子，“把手和脚抓牢！”

他走到炉子旁，把一块破布缠在手上，从炉火里抓起铁条。男人和小伙子用力压住垂死者。他们把他按在石桌上，看着米佳。

“抓紧了！”米佳对他们喊道。

他拽住垂死者的头发，将铁条烧红的一端贴在后者赤裸的胸口上。亚历山

大·伊万诺维奇拱起身子，剧烈颤抖起来。他张大嘴，却没有叫出声。脖子上青筋暴起，鬓角的伤口溅出两股细细的血线，直到这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才大叫起来。

“好样的，好样的！”米佳兴高采烈地为他鼓劲，“对，再大声点儿！好样的！”他抛掉冒着烟的铁条。

大家放开垂死者。他猛地坐起来，试图跳下桌，但是又被大家强迫躺下了。他不停地叫，嗓子里呜咽着。浑身颤动，全身上下冒出豆大的汗珠。

“好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好了，”米佳安慰他，“现在呼气。吸气。亲爱的，你现在死不了了！”

他给烫伤处盖上纱布，擦掉病人脸上的血。病人呻吟着，古怪地斜着眼睛看米佳。

“给他穿好衣服。”米佳对小伙子说。

他穿过院子走进茅屋，墙上钉着一个悬壶洗手器，他开始清洗双手。

待他回来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已经安静、清醒地坐在桌子上。他时不时



地疼得晃晃脑袋,哼哼唧唧,抚着胸口。戴鸭舌帽的男人和小伙子看着他,笑了。

“能抽根烟就好了。”病人说。

戴鸭舌帽的男人递给他一根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深深地吸了一口。一边咳,一边笑了起来。

“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他面带愧色地说。

“本来要让你死的!”戴鸭舌帽的男人笑了,“要谢谢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医生!”他转身拍了拍小伙子的背,“你爹活过来了,得给医生送口猪来。”

“我自己知道该送什么。”小伙子顶撞道。

“不管知道不知道,猪一定要送来!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他们家有一口好猪,是只乳猪!”男人向米佳解释道。

米佳摆摆手。

“快走吧。”他说,用手做出威吓病人的样子。

抽完烟,两个男人掐灭烟头,依次与米佳握手。

“喂,再见了。”戴鸭舌帽的男人大声道,“别忘了猪。要那口乳猪。”接着抽了一鞭子马。

马车驶出大门,沿着山丘向下疾驰而去。米佳走到围墙边,目送他们远去,突然,他皱起了眉头。在远处的山丘上,还是有一个人的站在那儿,望向他这边。

米佳把工具放回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钵子,打口哨召唤狗过来。狗跑过来,高兴地摇着尾巴。他把钵子放到地上,站在原地看狗吃食。然后再度走到围墙边。站在远处山丘上的人不见了。米佳仔细扫视周围的山丘,但是没看见任何人。



他站在那儿,胳膊肘支着围墙上的石板,陷入沉思。草原上静悄悄的,只有一阵一阵的风时而扬起尘土。米佳侧耳细听。草原上传来什么人的叫声。他沿着围墙走到角落,用手遮住眼睛看向上山的路。

一个老太太一路扬起尘土,向房子走来。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不时在前面一个五岁左右小男孩的腿上抽一下,催促他快走。小男孩头上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帽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手里也拿着一根枝条,用来把老太太的树枝挡回去,同时还想抽她一下……

等他们靠近了房子,米佳终于看清男孩头上的怪帽子。他笑了,走出院门向他们迎去。

“瞧他什么样子,”老太太从老远就开始说道,“怎么戴上去的,臭小子?”由于走得太急,她有点气喘吁吁。

小男孩头上罩着一个漂亮的瓷瓶。看见米佳,他不哭了,举起树枝打向老太太的肩膀。米佳抱起他,走进院子。

“往他头上涂了酸奶油!”老太太跟在米佳身后,继续说道,“特罗菲莫夫大

爷来了,又给他涂了机油,花瓶就是拿不下来!这个瓶子值一百卢布的老钱!瓷器!臭小子!”

米佳让小男孩坐到石墩上,笑吟吟地打量了一下他的头和套在头上的花瓶。小心翼翼地试了试能不能脱下来。花瓶套得紧紧的。

“要不砸碎它?”米佳问老太太。

“最好把他的头砸碎算了!”老太太回答。“医生这就割掉你的脑袋,你以后就没脑袋了!”她怒冲冲地对孙子说。

小男孩瘪嘴又要哭了。

“奶奶,不要让他割我的脑袋!”他伤心地叫起来,“我再也不敢了!”

“喂,嘘!”老太太呵止。

孙子不敢再出声。直掉眼泪。米佳叹了口气。他走到茅屋旁的一个大水桶跟前,伸手试了试水。

“你在河里游过泳吗?”他问小男孩。

“游过,”小男孩吸吸鼻子,“我和娜塔莎一起去的。”

“会潜水吗?”

“我可以潜进水里一直游到对岸,比娜塔莎游得远,比所有人都游得远!”小男孩骄傲地说。

米佳从洗手盆处拿来肥皂、毛巾,放在水桶旁边的石头上。小男孩安静下来,用脚逗狗玩。

“奶奶,我是不是国王?”他摸摸头上的花瓶,突然问老太太。

“你不是国王,是小瘪三!”老太太气呼呼地说。

米佳卷起袖子,脱光小男孩的衣服,把他抱起来,让他坐在水桶沿上。开始细心地往他身上掬水。小男孩呵呵笑起来,

被冷水浇得缩起身子。然后,米佳把他放进水桶里,水没到了脖子。

“来,潜下去!”米佳说。

小男孩在水里扑腾一阵,吸气,鼓起腮帮子,两只手捂住鼻子,头没入水下,只剩花瓶还露在水面上。米佳拿起肥皂,往小男孩的头上抹。他小心翼翼地摘下花瓶,递给老太太,然后把小男孩从桶里拎出来,裹上毛巾,让他坐在石墩上。

老太太从袋子里取出一包东西,小心地把花瓶收进袋子里。

“给,吃吧,”她把那包东西递给米佳,“给你准备的。”

“谢谢。”米佳说。

老太太麻利地给孙子穿好衣服。

“你叫什么名字?”米佳问小男孩。

“维季卡·彼得罗夫。”小男孩回答。

“他要当物理学家的!”老太太叨咕道。

“为什么?”米佳奇怪地问。

“大儿子是物理学家,二儿子也是,可见这个也会是物理学家……从小就机灵……你揍他一顿,德米特里·瓦西里奇!”她突然向米佳请求道。

“你自己为什么不打他?”

“舍不得,他会生气。”老太太解释道,“而且这孙子特别爱记仇!打吗?”

“让他父亲打吧!”

“他父亲自己都该挨打。好吧,我自己教训他,走吧,维季卡,回家!”

老太太牵着孙子的手走出院子,他们沿着山坡向下走,很快就看不见了。四周再度变得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惟有风仍在院子里追逐着尘土。

昏暗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旧书桌,几



把椅子,一张破旧的皮沙发。墙上钉着几块放书的搁板,挂着两个玻璃相框。一个相框里放着米佳的毕业班合影,另一张照片上是一个漂亮的浅色头发姑娘。

米佳推开桌上的纸和书,打开老太太给他的那包东西,将面包、红褐色的鸡蛋和干酪拿出来放在桌上。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在院子里溜达的狗从敞开的窗户外经过。

米佳从墙上摘下姑娘的照片,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他坐在桌子旁,一边就着牛奶吃面包,一边看照片。不时地突然笑起来……

他走进院子,把垃圾扔进火炉里。在洗手器下涮了一下杯子。拎起洗手器下的水桶,走到围墙边,把水泼到围墙外。放下水桶,注视远处的山丘。

一个人也没有。米佳露出笑容,站了一阵,转过身,突然愣住了。一个人坐在左手边最近的山丘上看着米佳,现在距他只有半公里。

米佳顾不得围墙上的水桶,急忙走到放摩托车的遮阳篷下。他把摩托车推出来,发动引擎。骑上车,加油,摩托车拐了个弯,冲出院门行驶在草原上。狗跑到院门口,目视他远去。突然不安地吠了起来……

摩托车弯弯扭扭地开上山丘,停下来。米佳四下环顾。突然之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他把摩托车熄火,侧耳细听。周围静悄悄的,只有疾风的呼呼声,螽斯在石块间鸣叫。在旁边较低的山丘上矗立着他的房子,杆子上的白色旗帜在屋顶上空飘动。

米佳重新发动引擎,缓缓开动摩托

车,绕着山丘转了一圈。他仔细地四下张望,希望能看出哪怕一个脚印,但是他什么也没找到。那个人不见了。

米佳把摩托车熄火,跳下车。在山丘的边上有一块大圆石,米佳坐到石头上。四周静悄悄、空荡荡的。山脚下,一条小河在阳光下泛出粼粼波光,风在河岸边的灌木丛上嬉戏。

他躺在石头上,双手枕着头,仰视天上的云。云朵在草原上空缓缓行走,太阳时隐时现……

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再度望着小河。一个人影在河岸的灌木丛中一闪而过。米佳奔向摩托车,跃上座椅,驾驶摩托车向山下的小河疾驰而去。

这甚至不能算河,而是一条较宽的溪水,在山丘之间蜿蜒流淌。沿岸有的地方光秃秃的,有的地方长着茂密的灌木丛和树木。米佳沿灌木丛行驶,目光紧紧盯着树丛,下坡驶到一片小浅滩上,渡过溪流来到了对岸。平坦的草原从这里伸向远方,溪岸边稍低处生长着一片高大的榆树林。

米佳把摩托车开进树林里,在一块林中旷地停下来。把车子熄火,侧耳细听。风在高高的树冠上呼啸。

他从挎斗里拿起一个卷起来的帆布包,将摩托车留在林中旷地上,沿着小径走进树丛。

树丛很快就走到尽头,他来到了陡峭的、杂草丛生的溪岸边。

这里的溪流水深而缓,水边长满芦苇。米佳踏着凿出的土台阶下到溪水边。在一小块不太显眼的岸边平地上栽着一些树桩。米佳再度环顾四周,蹲下,把手伸进溪

水里。他摸到一根系在树桩上的绳子,开始小心翼翼地吧绳子从水里拉出来。

什么东西拍打了一下沉在水底的树干。米佳拉得更小心了,他看见了一条鱼。他把鱼一直拉到岸边,拾起来,小心地摘掉鱼钩。在水里冲洗了一下帆布包,揪了一些草垫在包的底部,这才将鱼放进包里。

检查了一下鱼钩上的诱饵,他把底钩再度扔到溪水中央的水底树干下。接着他又检查第二个底钩,但是什么也没有。他在溪水里洗洗手,用湿淋淋的双手搓搓脸。蹲了一会儿,微笑着注视黑色的水面。

摩托车一路尘土飞扬地行驶在土路上,驶上一条公路,停在一根栽在路边的标桩旁。空荡荡没有一辆车的公路从标桩处分成两条道,伸向草原远方。标桩上挂着一个信箱。

米佳走到标桩旁,打开信箱看了一眼。空的。关上信箱,米佳回到摩托车旁边,坐上车,眺望渐渐消失在远方的道路……

当 he 从大门驶进院子时,一个又矮



又瘦的男人从石墩上站起来迎他。男人手里牵着一头瘦弱的棕色母牛,牛肚子鼓鼓的,侧躺在地上,痛苦地看着米佳。

“这牛可把我急坏了,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男人开口道,“快死了。”

“你怎么知道?”米佳打量着牛。

“我有预感。这蠢货中毒了,不知道吃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能它的时候到了。”

“老了?”

“不是,还年轻,3月份满六岁。”

“怎么牵到我这儿来了?”米佳问。

“要不,你给看看?”

“我又不是兽医。它应该找兽医。我对牛可一窍不通。”

男人不知所措,干咳了一下。

“那,帮我看看手。”他说着,把手伸到米佳面前,“我洗了装硫酸的瓶子,就是硫酸把手给烧坏了。”

米佳小心地托住他的手细看。男人手上皮肤脱落,鲜肉外露。

“我的狗在春天的时候死了,”男人又说开了,“是只惹人嫌的狗,但是它会跟着手风琴嚎叫。接着我老婆死了,也是个蠢货。我马上又娶了一个,找了个比蠢货更糟糕的。现在这头牛也要死了。我自己想当飞行员军官,却干了五年的水兵。好了,我要走了。”他突然作势欲走。

“去哪儿?”

“把它牵到草原上去,”男人朝母牛点了一下头,“让它去那儿死吧,说不定能找到点儿什么草药。”

“等一下。”米佳拦住他。

他从屋里取出自己的手提包,挽起男人的衣袖,小心翼翼地往他手上抹软膏,

裹上纱布。男人又咳了一声,神色漠然。

“要不,也给牛看一看?”他说。

“三天内不要洗手,把牛牵到兽医那里去。”

“我们以前有一个兽医,不过死了。现在只剩一个畜牧工作者,这会儿也在城里。”男人叹了口气,“它会不会是把台布吃下去了?台布在院子里晾了三天……不见了。能给它照X光就好了,透视一下是中毒还是应该宰了!”

他们站在那儿瞅着母牛。米佳再次进屋,取出一片面包。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一瓶药,把所有药片都倒在手心,将面包揉成团,把药片夹进去。

“嘿,来吧,”他蹲下,把面包伸到牛面前,“来,来,吃吧!”

牛从他手上把面包舔到嘴里,开始慢慢地咀嚼。米佳站起来。

“我给他吃了泻药。”他向男人解释道,“一百倍的剂量。或许你的台布能出来。”

“谢谢你,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男人喜形于色,拉起绳子。“唏,起来,蠢货!”他对牛吆喝道。“我把他牵到草原上,让它排粪!”他对米佳笑着说。

牛哞哞叫起来,艰难地站起身。男人用绳子头抽了它一下。

“要是能早点儿开始打仗就好了,是吧?”他突兀地说。

“和谁打仗?”米佳惊讶地问。

“管他和谁,总之日子更快活,再见!”

“再见!”

男人走向门口。牛吃力地晃动鼓鼓囊囊的肚子,慢吞吞地跟在他身后。他们向草原走去,过了许久草原上还传来拖

长的哞叫声。

夜晚,风停了,万籁俱寂。房子亮着灯光。挂在院子里的灯光线昏暗,照亮着茅屋和一段围墙。围墙外一片漆黑。草原上没有一丝灯光。

米佳在院子里铺上一块毡子,躺下,胳膊肘撑着皮袄,看着一台小小的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国际新闻。播音员用英语说着什么,画面上一些城市闪现又消失,军舰在开向大洋。

躺在米佳身边的狗突然一跃而起,叫了起来。米佳起身,向黑暗处细看。狗不叫了,再度躺下,平静下来。米佳也坐下,继续看新闻。

电视机突然断电了。杆子上和屋子里的灯也都熄灭了,刹那间四周变得一片漆黑,静悄悄的。米佳在万籁俱寂中嚓一声划亮火柴,点燃煤油灯。

他将灯举过头顶,小心地迈过石头,绕到房子后。屋檐下,锈迹斑斑的旧架子上放着一台汽车发动机。米佳把手伸进去,摇了几下手柄,把煤油灯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按了一下启动器。发动机启动了,屋内和院子里的灯瞬间亮了。米佳加大油门,灯光变得更加明亮,就连围墙外的草原也可以看清了。米佳将发动机设置在低转速运转,熄灭煤油灯。

回到原地,他重新在电视机前躺下,开始看国际新闻。

破败的羊圈旁停着一辆“齐尔”牌汽车,车轮上有一些弹孔,一个人摊开双手脸朝下躺在旁边的地上。一群拿着武器的男人一个挨一个将羊圈团团围住,



他们在石头围墙的断垣残壁外或坐或卧,有些人在抽烟。一百米开外停着他们的汽车和摩托车,车后面也能看见拿着武器的男人。这是一个宁静的清晨。

米佳在围墙后微微弓着身子,给包围圈里唯一的警察包扎手。警察是一个健壮的大块头,穿着汗衫,靠着围墙坐在那儿,恶狠狠地斜睨羊圈。

“我五岁就开始用砂弹射击。”他说道,那只没有受伤的手紧紧握着枪,“瞧,还活着!区里当官的都是些狗东西,州里、克里姆林宫里也都是些狗东西,弹药要不来,所有东西都被他们卖了!喂,你这臭虫!”他突然对着羊圈的方向喊道,“别想投降!我已经四年不抓俘虏了,你最好是自杀!”

两个人骑着马疾驰到汽车跟前。两人下了马,其中一个人不慌不忙地走向羊圈。羊圈里放出一枪。那人还在向前走,没有俯身。

“卧倒!卧倒,傻瓜!”形成包围圈的男人们叫道。

羊圈里又放出一枪。警察微微欠身,对着羊圈急促地射出一梭子弹。然后转身,朝向羊圈的人头顶放了一梭子弹。那人稍稍俯下身子,沿着包围圈飞跑起来。跑到警察和米佳跟前,他跌跪在地上。这是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伙子,稚气未脱。

“里亚鲍夫叔叔,要不要我帮你?”他兴高采烈地说,“我知道该怎么做!”

警察用没有受伤的手揪住他的衣领,受伤的那只手一拳打在他的耳根。小伙子挣脱开,跳到一旁,拭去脸颊上的血。

“滚开,帕尼卡。”里亚鲍夫对他说。“看见没?”他朝米佳点点头,“我的邻居。”

“里亚鲍夫叔叔,你这笨蛋!”小伙子生气了,“我是想帮你!”

里亚鲍夫检查了一下手枪,回头看羊圈。

“伙计们!”他轻声道,“看到我的信号就向窗子和门射击,我要跑到墙根去。掩护我!”

小伙子突然飞快地蹿到里亚鲍夫面前,从他腿边抓起一个手榴弹。把身子弯得低低的,回身向汽车跑去。

“帕尼卡,站住!站住,狗崽子!”里亚鲍夫大叫。

小伙子跑到汽车跟前,跳上马背,马前蹄腾起,驰向羊圈。

“他的马名叫魔鬼。”里亚鲍夫小声说。

马轻巧地越过包围圈的人坐卧的围墙。羊圈的窗子里又放出两枪。帕尼卡趴在马脖子上,放开拿手榴弹的手。直起身子,在飞速疾驰中潇洒地将手榴弹从羊圈窗口扔了进去。又跑了五十米左右,他勒住马。

羊圈里轰然一声闷响,窗口冒出了灰烟。里亚鲍夫带头从石头后面跳出来,奔向羊圈。带枪的男人们跟在他后面。

米佳走到羊圈跟前时,男人们已经从里面抬出来一具尸体,脸朝天放在草地上。接着抬过来第二具,就是躺在轮胎被打穿的“齐尔”车旁的那具尸体。大伙儿聚拢来,围着被打死的两人看来看去。

米佳蹲在死者身旁,仔细观察他们乌黑的失去了神色的脸庞,试了试脉搏,默默地站起来。旁边不远处,警察在追着帕尼卡跑,竭力想抓住他的马勒。帕尼卡

笑嘻嘻地策马跑开了。

“里亚鲍夫 给莫斯科写封信！”他得意地对警察说，“让他们给我寄一枚勋章来！”

“回家我要当着所有女孩子的面揍你 明白吗？”里亚鲍夫对他咆哮道，“打到你求饶为止！”他怒冲冲地啐了一口，走到两个死者旁边。

“不像巴什基尔人，也不像鞑靼人，”一个男人说道，“那些人不会打枪。会不会是什么高加索人？鬼知道那是什么民族！”

米佳离开羊圈 坐到石头上 看着死者。

“24日，”里亚鲍夫对垫着图囊做记录的人口述道，“两个民族不明、貌似亚洲血统的陌生人走进佩尔菲里耶夫家要水喝，之后他们用凳子砸佩尔菲里耶夫的头，试图把他打昏。之后又用枪托砸他的后脑勺。趁他昏迷之际，两个陌生人偷走了佩尔菲里耶夫的‘齐尔’车。对吗，佩尔菲里耶夫？”

“对。”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男人点点头。

“之后佩尔菲里耶夫醒过来，骑摩托车追上了劫匪，其中一名劫匪被猎枪打死。另一名躲进了一座旧羊圈并拒绝投降，经过我的许可，该劫匪被帕维尔·梁赞诺夫打死。对吗，伙计们？”

“对，对。”男人们点头。

“死亡鉴定由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莫罗佐夫医生做出。”里亚鲍夫接过文件 递给米佳。

“记述伤情？”米佳问。

“随便你。”里亚鲍夫笑了。

佩尔菲里耶夫从自己的“齐尔”车

里拿出一把铁锹 走到一名死者身旁 开始比划。

“你要干什么 亲爱的？”里亚鲍夫问他。

“我带一个脑袋回去。”佩尔菲里耶夫很干脆地回答道。

米佳停下笔 惊异地看着男人。

“脑袋？”里亚鲍夫婉转地问道，“能不能问一下 你要他的脑袋做什么？”

“作为战利品，”佩尔菲里耶夫答道，“他害我受苦 我又杀了他！他的脑袋就是我的战利品 像纪念品一样！”

除了里亚鲍夫和米佳，大家都笑了起来。

“你打算怎么处理它？”里亚鲍夫继续问道。

“我想怎么处理它就怎么处理它！”佩尔菲里耶夫开始发火了，“只要我想——拿根杆子挂起来也行，做烟灰缸也行！”他举起铁锹对准脑袋。

“砍吧，砍吧。”里亚鲍夫点点头，“我以亵渎尸体罪把你抓起来 关三年！”

佩尔菲里耶夫呼吸变得沉重起来，走到里亚鲍夫面前。

“抓我？”他恶狠狠地说，“凭哪条法律？我们没有党员，没有向莫斯科宣誓，还有你 里亚鲍夫 应该问问你自己是什么人 明白吗？你没有权力 明白吗？现在我自己做自己的主！”

“嘿，动手，动手，我把你的头拧掉！”里亚鲍夫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们别吵了，何必为了一个破脑袋争来争去。”一个男人站到两人中间。

“我并不需要它！”佩尔菲里耶夫说，“我就想考验一下里亚鲍夫。”他笑

了笑,走开了。

走到自己的“齐尔”车旁,他不看任何人,俯身查看被子弹打穿的车轮。里亚鲍夫坐到米佳身旁,用袖肘擦掉额头上的汗。

“看见没?”他对米佳说,“他想考验我!开始砍下脑袋当纪念品了!人民已经愤怒了,接下来会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他皱起眉头,摆正受伤的手。“这里方圆二十个村就剩我一个警察!听见了吧,他现在自己做自己的主!”里亚鲍夫疼得直咬牙。“我能感到,草原上正在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我没法解释……”

米佳一直看着死者,陷入沉思。

“怎么,你见过他们哪个?”里亚鲍夫注意到他的目光,问道。

“不,没见过。”米佳回答,“我在草原上看到一个人,但这里面没有他。”

“草原上的情况变得让人不安。”里亚鲍夫郁闷地总结道。

他们默然无语,坐在羊圈旁,看着尸体。各怀心事……

正午的草原因滚滚热浪而响起不间断的尖细的嗡嗡声。摩托车停在挂着信箱的标桩旁。米佳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用石块垒金字塔。沿路每隔一段相等的距离就有这样一座金字塔,已经垒起了六座。

终于,远处传来了发动机的声音。挡风玻璃在山丘上反射着阳光,一辆汽车出现在公路上。车子渐渐驶近。米佳站起来,拍掉手上的灰尘。

这是一辆风尘仆仆的旧“乌阿斯”牌汽车。从老远就开始减速,缓缓地停在米佳对面。车门打开,司机跳下车,是一

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伸了个懒腰,靠在汽车上抽起烟来。

“我在城里认识了一个女人。”他不看人,自顾自说了起来,“是一个危险的妓女,但是很漂亮,她喜欢穿着红色的薄纱长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而长袍下面的内衣是黑色的,一个经验丰富的淫妇!要不要我介绍?她对我这么说的:‘谢廖加,给我找个文雅点儿的男人来!’”

“有我的信吗?”米佳问。

“哎呀,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要是有了你的信,我会另外自己掏钱买一瓶伏特加送给你!”

米佳笑了笑。他发动引擎,把摩托车开上草原。回头向司机挥挥手。司机抽完烟,吐了一口唾沫,望着天空,叹口气,坐进驾驶室。

汽车开走了。只有挂着信箱的标桩和石头金字塔还留在道路上。

米佳家里,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戴铁丝眼镜、身穿白袍的老头。他身体健壮,容貌凶恶,一边翻阅诊断记录,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着什么标注。

“没有再出现霍乱病例?”他问米佳。

“没有。”米佳跪在地上挠着狗的耳根。

老头把记录簿放到一边,一眨不眨地盯着米佳。

“真奇怪,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他开口道,“情况越糟,人们越少生病!就说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我?”米佳笑了笑,“狂饮症。有时也有外伤。要是有点儿药就好了。”

“对,对。”老头很高兴,“狂饮症,割伤,头部挫伤,嗯,罕见的淋病或者霍

乱！您没有诊治过一个肾上腺，一个膀胱！就这样，膀胱从大自然消失了，人间蒸发了！偏头疼，糖尿病还有支气管炎，这些常见病都到哪里去了？别说支气管炎，我就问问您，痔疮去哪儿了？”他从桌子旁站起来，拄着拐杖，“这些个头部挫伤让我越来越迟钝，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缺少实践，我在退步……”他叹了口气，用拐杖敲打着地面，走向门口。

米佳打口哨招呼狗，跟着他向外走。

走到屋外，老头开始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边走边用拐杖挑起碎石子。围墙外停着一辆标有红十字的“日古力”汽车。米佳不说话，看着老头。

“希望能给我些药，费多尔·阿布拉莫维奇，绷带也快用完了。”他再一次说道。

老头停下脚步，气恼地看着米佳。

“我没有药，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他说，“大概以后也不会有了。煤不会有了，汽油也不会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从口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米佳，“喏，这些钱提前两个月发给你，拿着，拿着，以后也不会再发钱了！”他扭过脸去，忧郁地注视草原。“我在整个区只剩两位教授，而且其中一位已经四个月不见人影，也许是酗酒了，也许去抢劫了。还有一个老护士。再就是您。”他环顾一下院子、茅屋，“要知道这里，米佳，原来是医院，白色的病房。医院后面停着一架小飞机……一切都毁了！一天一天破坏——终于毁掉了！”

他默然无语。米佳也不说话。老头再度气鼓鼓地看了他一眼。

“您信上帝吗？”他突然问道。

“不知道。”米佳耸耸肩，“您呢？”

“不信。”老头斩钉截铁地说，“不过如果上帝来了，就来到这里，那么我有话要对他说！”

“说什么？”

“我要问他，你有没有放弃俄罗斯人？如果放弃了，为什么不索性让我们灭亡？为什么让我们像现在这样？”

“如果没有放弃呢？”米佳轻声问。

“如果没有放弃，为什么这么久以来一直沉默？为什么你听不见？我们在自生自灭，你却听不见！”

“就这样问？”

“就这样问！一定要问问！”老头用拐杖顿地。

“不要忘了。”米佳神色严肃地说。

“不会忘！”

老头挥挥手，拄着拐杖向院门走去。但是突然又折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递给米佳。

“给您，差点儿忘了，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

他再次霍地转身，一瘸一拐地向汽车走去。他举起拐杖，似乎在向草原上的什么人发出威吓。猛地关上车门，汽车拐了个弯，沿着山丘向下驶去……

夜晚，米佳坐在房间的桌子旁，一边吃蒸土豆一边看书。时而轻笑起来。这时躺在他脚边的狗就会惊讶地看一下主人。米佳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姑娘的照片。米佳不时从书上挪开视线，看一看照片……

白天，他在院子里洗衣服。一台小收音机放在旁边的石头上，音乐在院子里回荡。米佳光着膀子，俯身在洗衣盆上，蘸点肥皂水，使劲搓洗衬衣的领口。

拧干水，再把衬衣放到桶里清一下，



晾起来，绳子上已经晒了一些衬衣、袜子。听见背后的响动，他转过身。

院子里站着一个十六岁左右的漂亮女孩，皮肤黝黑，漂亮的连衣裙勾勒出她匀称的身段。

“怎么，您自己洗衣服？”她好奇地打量米佳。

“自己洗。”米佳在裤子上揩干手。

“要不要我帮您洗？”

“谢谢，我已经快洗完了。”

他从木墩上拿起衬衫，穿上，扣好扣子。

“我肚子疼。”她说，“背也疼。所以决定来找您。”

米佳笑了笑。

“嗯，脱衣服。”他说。

“啊，在这里？”

“你愿意的话，可以去遮阳篷下。”

“脱光？”她摸摸身上的裙子。

“你愿意的话就脱光。”

“啊，脱光。我倒是可以脱，可您还没结婚！”

“我没结婚。”米佳确认道。

“我是方圆一百公里内最漂亮的姑

娘。有六个男孩在追求我，父亲给了我一辆汽车，只要我想要，他就会送给我！那边，看见没有？”她指指门外。

米佳向那边看了一眼。门外的草地上停着一辆“胜利”牌汽车。

“你到底哪里疼？”

“肚子疼。”女孩抚摸自己的肚子，“我会不会怀孕了，啊？”

“让我看看？”米佳向她那边走了一步。

“您还是看您自己吧！”她急忙回答，“我还没跟谁上过床，只和一个傻瓜拥抱过！想不想散步？”

“在哪里？”米佳惊讶地问。

“就在这里也行呀。”她指指近处的山丘，“我指给你看旱獭洞。”

“我已经见过了。”

“这里有座山，山上有个老矿井，人在里面待上两小时，一年后就会死掉。”

“在哪儿？”

“那边。”她扬扬手，“这些矿井还是一百年前挖出来的。现在里面住着野兽，不是狼，也不是熊，而周围都是白骨，可怕吧？”



“也许是狐狸？”

“狐狸？”她微微一笑，“狐狸难道能拖走牛？熊都拖不走！您至少问一下我叫什么名字吧。”

“叫什么？”

“加林娜。您房间摆了一张姑娘的照片，是您的妻子吗？”

米佳露出笑容。

“不，是我的熟人。”

“未婚妻？”

“未婚妻。”

“她在哪儿？”

“快来了，”他望向草原，“她很快就要来了。”

他们默默地站了一阵。

“那我走了。”女孩说，“您至少送送我吧。”

他们走出院门。风拂动女孩的头发，扬起裙摆，露出了她匀称的双腿。

“您连死人都能救活，是真的吗？”她问。

“不，”米佳说，“死人是救不活的。”

“我永远不会死，”她抚平头发，“也永远不会老。如果没有未婚妻，您会和我去散步吗？”

“不知道，”米佳再度露出微笑，“我已经老了。”

“不，不算很老。”她说，“我会等您。如果您的未婚妻不来，或者抛弃了您，我来。好吗？”

“好。”米佳笑起来。

她坐进汽车，从窗口伸出头。

“瞧着吧，”她严肃地说，“我只和小孩亲嘴！”

汽车启动，驶上草原。米佳微笑着目

送它远去。

他在山顶，坐在石头上，极目远眺。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云朵低低地从他头顶飘过。烈日下光秃秃的山丘一直延伸到天尽头，到处看不到一个人影。

狗细微的吠声传了过来。他回头看自己的房子所在的山丘。白旗高悬在房顶上。狗还在不停地叫，声音忽高忽低。米佳站起来。院子里站着一个人。米佳认出了他……

米佳气喘吁吁地爬上山。越过围墙，在院子中央停下脚步，环顾四周。狗从房子里蹿出来，对着米佳狂吠。屋后传来窗户碰响的声音。米佳循声奔过去。

跑到屋后，他再度停下脚步。没有人，只见窗户洞开。狗对着窗户狂吠，然后跑到围墙边，对着草原叫起来。米佳走到围墙旁边。光秃秃的山丘呈现在他眼前。远处的天边乌云汇聚，闪电划过。

他回屋，走了走，仔细查看房间。从桌上拿起姑娘的照片，摸摸架子上的书，坐到敞开的窗户旁。远处传来隆隆雷声。狗仍然站在围墙边，对着草原吠叫。

四周黑漆漆的，天空、草原连成一片。米佳骑着摩托车，几乎是凭感觉在往前开，车头灯的光照在他前面一个骑马人的身上。他不时转过身，接着又使劲挥舞鞭子，策马前行。黑暗中看不分明的道路时而上坡，时而下坡，他们越过草原上的溪流，再次向上爬。

在一个拐弯处，摩托车突然颠了一下，把手从米佳手中脱落，他连人带车一起侧翻在地。

骑手调转马头,向他驰来,在黑暗中凝神注视。米佳从摩托车下爬出来。摸摸自己身上,晃一晃头。

“怎么回事?”骑手喊着说。

“摔倒了。”米佳回答。

他用身体顶住摩托车,把车子扶起来。发动,重新骑上去。骑手挥鞭抽马,两人再度在黑夜中疾驰起来。远处现出火光。

草原上的一座土岗下燃着篝火。牧人们围坐在篝火旁,土岗上映出他们晃动的巨大身影。篝火上方,一只羊架在打进地里的桩子上烧烤。在篝火近旁,一个人胸口以下被埋在地里。一只手搁在地面上,脑后顶着石头。看上去就像一个人用一只手划水,在地面下游泳。

米佳跳下摩托车,走到这人身旁,惊异地打量着他。骑手下了马,一声不响地坐到篝火旁。米佳检查了一下被埋者的瞳孔,抓起他的手试脉搏。

“牛被雷声吓得跑进了山谷,”一个牧人开口道,“他去赶牛,被雷击中了。他骑的马被烧成了火柴棍。”

“他死了!”米佳转身面向篝火。

“不,没死。”牧人摇摇头,“还能缓过来。在地里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我的兄弟,”另一个牧人说,“也被雷劈过,头发都烧掉了。我们把他埋在地里,结果什么都好了,又活了。”

米佳重新察看了一下露出地面的人。

“这只手为什么不埋进去?”

“这只手连着心脏,需要活动。”牧人回答,“过来吃东西,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他可能要这样躺一夜。”

“过来坐。”另一个招呼他,“这羊

被雷劈死了,现在得吃掉。”

米佳坐到篝火旁,回头看看被埋者。两个牧人把羊从篝火上取下来,用刀子割下热气腾腾的肉。近旁的黑暗处可以听见成百头牛的呼哧声,狗的呜咽声。

牧人递给米佳一大块烤肉和面包。大伙儿各自坐下,开始吃东西,时而看看杵在地面上的人头。

“我说,给科尔卡·斯马金涂上青铜色,墓碑都可以省了!”一个年轻牧人说——就是给米佳带路的那个。

“别胡说,”一个牧人平静地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另一个牧人放了一块肉在钵子里,站起来,把钵子搁在被埋者面前的地上。帮他摆正毫无生气的头,扶正,用石头顶住头。

“说不定闻到肉香后能活过来。”他说。

“他死了,”米佳轻声说,“心跳已经停止了。”

“不,他没死。”一个牧人说,“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掉。有时候你看着他像死了,可他并没有死,还会缓过气来。躺一躺,又活了。”

山冈上睡眠中的畜群发出轻微的动静。篝火将要燃尽。牧人们围着火堆打盹,年纪最轻的一个睡在羊皮上,手枕着头,在睡梦中露出微笑。米佳仍然坐着,竭力抵抗睡意,看着杵在地面上的头。夜色深重。

他第一个醒来。篝火冒着烟,只剩一堆灰烬。天色破晓。米佳看了一眼那个头,愣住了。那人正清醒地望着他,嘴唇翕动。

米佳奔向埋在土里的人,趴下身子,摸摸他的脸。俯身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

细听。猎人们都醒了。米佳飞跑着取来一瓢水,送到被埋者的唇边。他的手微微动弹。猎人们围拢来,笑呵呵地站在他身旁。

“缓过来了,”其中一个说道,“科尔卡活了。”

他们开始挖他出来。

他被提出来,光着身子,脏兮兮的。众人把他放在毡子上,盖上被子。他看着猎人们,露出一丝笑容,无声地流泪,一个字也没力气说……

太阳升起在草原上。米佳站在摩托车旁,畜群从他身边经过,尘土飞扬。成百上千头牛哞哞叫,发出嘈杂的呼哧声。牧人们在高喊,狗在汪汪叫,畜群一直走着,走着。

草原,山冈上,各村来的牧人们围坐在一起——一共有二十个人。圈子中间铺开的帆布上摆着酒瓶、杯子、面包、肉和蔬菜。目光所及之处是绵延不绝的山丘。百灵鸟在草原上空歌唱。

一个汉子在往杯子里倒酒,他递给米佳一杯。

“吃点儿蜂蜜,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另一个汉子说。

米佳不时微笑着看看尼古拉·斯马金。他已经恢复过来,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吃食,只是眼睛时会抽搐,半边脸还是黑的。

“你怎么样?”米佳问他。

“还行。”他点点头。

他拿起一块面包,闻了闻。咬了一小口,开始小心地细细咀嚼。

“我在地下冻坏了。”他整理一下披在肩上的棉袄,说道,“怎么也暖不



过来。”

“那里怎么样?”一个汉子问。

“哪里?”

“就是你死过去以后?”汉子甚至凑到斯马金面前,“看见什么了吗?”

斯马金想了想。摇摇头,微微一笑。

“好像看见了什么。”他又一笑,“是这里没有的,所以没法解释。而且我也没弄明白。”

“好还是不好?”那汉子追问道。

“不知道。很特别。”斯马金又掰下一点儿面包,“好像还不错。”

“到底看见什么了?”

“别烦他了,瞧瞧,他的脸都还是黑的!”另一个汉子说,“科尔卡,你最好喝点儿伏特加。马上就会振作起来!”

“你看见什么了?”第一个汉子不依不饶。

“看见了你爷爷。”斯马金回答,“米特罗凡·罗曼内奇·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活生生的,全身白衣。”

“撒谎!”

“他迎接我,说道:‘我的斯捷普卡看来是个下流坯子,啊?’‘是个下流坯

子，’我回答说，‘米特罗凡·罗曼内奇。’‘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对他抱有很大希望！’”

牧人们都哈哈大笑，各自端起杯子。米佳也笑了起来。

“你撒谎！”一直追问的汉子生气了，“你看见了我爷爷！我爷爷有两枚荣誉勋章，他有更好的地方去，那地方你才进不去呢！”

“我是这么想的！”一个结实、精瘦、面容晒得黝黑的汉子突然说道，“每个人都会死，时候一到都得死，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能躲过死亡，可是现在我们都还活着！对吗？”

“对！”汉子们纷纷点头。

“而从这海到那海的俄罗斯也已经上千年了！对吗？”

“对！”汉子们回答。

大家喝酒，米佳和他们一起喝。远处山丘上传来说话声。百灵鸟在草原上空歌唱。

白天，米佳在院子里的遮阳篷下睡觉。一只白净纤细的手突然触摸他的脸庞。米佳睁开眼睛，看见一张脸俯在他面前。

“卡佳。”他喃喃道，双手伸向姑娘。

他把她紧紧搂在胸前。两人相拥躺在那儿，一动不动。风拂动屋顶上的旗帜，在院子里追逐着尘土。狗跑过去，躺在围墙的庇荫处……

米佳伸直两腿坐在椅子上，脸上挂着微笑。他的腿上放着一本书，但是他没有看书。卡佳穿着米佳的衬衫在院子里走动，将湿淋淋的衣服、床单晾到绳子上。米佳一直坐在那儿看着她。

一辆四轮马车驶到院门口，进来的是个小伙子——就是之前被米佳用铁条烧灼的人的儿子。他手里拿着一大包东西。卡佳进屋，很快换上裙子出来了。

小伙子把袋子放在桌上，和米佳打招呼。

“这是您的女朋友，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他问。

“对，她来了。”米佳回答。

“欢迎您！”小伙子，“看来我来得正是时候。”他打开袋子。

桌上放着几根圆香肠，一条熏鱼，一块火腿以及面包。另外还有一大块新鲜肉单独包了起来。

“别嫌弃，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小伙子说，“谢谢您！”

他对卡佳点点头，向院门走去。突然又折回来，手里拿着一大束睡莲。他笑着把花递给卡佳。

“父亲应该来的，不过他感到不好意思。”他说。

他再次点点头，走向门口。跳上马车，马车一路扬起尘土，驶向草原。米佳拥着卡佳，目送他离去。卡佳面带笑容，把花抱在胸前。

草原上，他们沿着山丘棱线行走，脚下，小河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一条隐约可辨的小径陡直地向下延伸。他们下山向小河走去。

山脚下有一汪泉水。米佳蹲下，用冷水洗洗脸。捧起水饱饮了一顿。掬起一捧水，小心地送到卡佳面前。卡佳俯身喝他手里的水。

“冰凉的，牙都冰疼了。”她笑了起来，说道。

米佳绕着泉水走,细细打量草地。他找到了几个木莓果。自己吃了一个,将其余的递给卡佳。她接过果子,静静地吃起来……

河边,在有一块小浅滩的地方,米佳脱掉衣服。他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下到水里,走到水中央。河水潺潺,从他的腿边流过,水深差不多到了他的膝盖。卡佳脱掉裙子,穿着泳衣站在那儿,注视着他。

“过来。”米佳叫她。

卡佳迈进水里,小心地走到米佳身旁。

“好凉。”她瑟缩着说,“这里怎么游泳,地方太小了?”

米佳坐进水里,摊开手脚躺在浅滩上,只有头露在水面上。

“你只要躺下,”他说,“水会自动从你身边流走。”

“你躺着像条鲰鱼,”她笑了,“也像一块石头。就像水中央的一块大圆石。”

米佳站起来。身上的水珠闪闪发亮。他抓住她的手。

“你会一直待在这里了?”他问。

“对,一直在这里。”她说道,拨开前额的头发,“你在这里有没有交女朋友?”

米佳拥抱着她。

“你身上好凉。”卡佳笑了,“不,你告诉我,有没有交女朋友?我反正也会知道的!”

他们站在水中央,脚下流水潺潺。风吹拂着岸边的灌木丛。

晚上,他们在院子里,站在石头围墙边,注视草原。卡佳背靠米佳,身上披着一件棉袄。米佳双手拥抱着她,轻轻地左右摇摆。

“看!”卡佳突然说道。

她腾出一只手,指向远处的山丘。

“那里站着一个人。看见了吗?”

米佳不说话,看着她所指的方向。一个人站在山丘上望着他们。

“那是我的天使,”米佳轻声说,“他在保护我。”

“不会吧,真的吗,怎么回事?”卡佳问。

“是天使。我们永远不再分开。”米佳再度拥抱着她。

“永不。”卡佳用脸颊蹭着他的脸颊。

“在这里可以永远活下去。”米佳说,“这里的人不会死。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这里活一千年。”

他们像鞑靼人那样坐在毡子上,吃着在帆布上摆开的肉、面包和蔬菜。桌上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院子,围墙外是漆黑的夜。



小电视里在播放歌剧。卡佳啃着一块大骨头。装着睡莲的桶放在一旁。米佳扔给狗一块肉。将装肉的盘子挪到卡佳面前,看着她吃东西。她筋疲力尽地扔掉骨头,用毛巾擦擦手。深吸一口气,仰躺到被子上。米佳笑了起来。



他睡在遮阳篷下的简易木床上。卡佳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草原上天刚破晓,明净的阳光缓缓地洒落在山丘上。

“米佳。”卡佳轻轻叫道。

米佳在幸福的睡梦中。

“米佳,”她轻碰他的肩膀,“我要去很远的地方。我是来和你道别的。我结婚了。没办法。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她吻了他一下,快步走出院子。米佳抬起身子,吃惊地回过头,仍然不明所以。门外传来汽车的声音。米佳起身,走到围墙边。远处尘土飞扬,一辆轻型汽车行驶在晨光中的草原上。米佳一直站在围墙边,注视着草原。

一个骑手冲进院子里,一直到米佳房子的台阶前才勒住马。

“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他大叫,“马上有中枪的人要送过来,我是被派来预先通知您的。”

米佳从屋里出来。

“什么中枪的人?”他向草原张望着,问道。

“科丘别耶夫的女儿以及和她一起的萨什卡·斯涅基列夫!”

骑手胯下的马大汗淋漓,动来动去,古怪地斜睨着米佳。

“你说清楚点儿!”米佳说。

“萨沙和她相好,后来他们吵架了,她和卡梅绍夫卡来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于是他暗中埋伏,对着她的肚子开了一枪!”骑手又喊了起来,“然后他又对着自己胸口开了一枪!马上就到了,他们

在山那边。”

“用的什么枪?”米佳问。

“猎枪!”

“子弹还是砂弹?”

“好像是子弹!他们正被慢慢运过来,应该马上就要死了。萨什卡,他早就说了,如果她不和他在一起就要杀了她。”

米佳再度望向草原。

“你这样,”他冷静地说,“冷静下来,你去布拉诺沃找那个畜牧工作者,让他马上到我这里来,叫他带上所有工具,再带一只小羊羔来,要活的,明白吗?”

“明白!”骑手喊道。

他调转马头,驰向草原。

米佳走进屋,停下来,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用钥匙打开桌子的抽屉,把一件旧的蓝色医生袍、外科手术帽、纱布绷带、手套一一拿出来放在桌上。

他换上干净的白衬衣。穿好长袍,戴上帽子。把腰带束紧一点儿,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外科手术工具,两卷纱布。想了想,又拿出两床干净的床单。

院子中央的石桌上铺着干净的白床单。桌子上方的绳子上挂着纱布帘,一直垂到地上,将桌子从三面遮挡起来。风轻轻拂动纱帘。

米佳整理好床单,走到炉子旁,手术工具正放在桶里煮沸消毒。他走到围墙边,再度眺望草原。草原上静悄悄,空荡荡的。

他从手肘往下仔细冲洗双手,用干净毛巾揩干。摩托车突突响,里亚鲍夫向房子驶来。他身穿制服,束着武装带,腰上挂着手枪皮套。

“马上就到。”他声音低沉地说道,

没有看米佳。

“伤势严重吗？”

“女孩伤在肚子，小伙子的胸口被子弹打穿了。但是好像没有伤及心脏。下作东西，用的是打熊的子弹！爱情，嘿！”

他们默然无语地站着。米佳再度细心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手术室。

“听着，里亚鲍夫，”他轻声说，“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儿担心。你别让闲杂人进来。最好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担心什么？”

“不知道。看起来他死也要致那姑娘于死地。”

米佳弓着背坐在石桌旁，凝视自己的双手。一片静寂……

一辆马车沿着道路慢慢地向房子驶来，后面跟着两辆汽车。里亚鲍夫走出去迎接。

马车缓缓驶入院子，旁边走着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里亚鲍夫把其他人拦在院门口，派了一个男人守住入口。

男人们小心翼翼地把两个血迹斑斑的躯体从马车上搬下来，抬到石桌上。然后马上走开。

姑娘和小伙子紧挨着躺在石桌上，手拉手。米佳看了一眼姑娘，认出她来。

“加林娜。”他俯身轻轻地呼唤。

她一动不动地躺在他面前，苍白，脸庞消瘦。一个女人向她扑了过来，但是被里亚鲍夫一把抓住。女人挣脱开。跑到米佳面前，扑通跪下，抱着他的腿。众人费了很大力气才拉开她，扶她坐在围墙边。女人嚎啕大哭。

米佳拿起一根棍子，绕着石桌画了



一个圈。

“不要越过这条线！”他生硬地说，“谁也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除非我叫你们！”

一个女人坐在围墙边轻声啜泣。另一个像雕塑一样一声不吭地站着。男人们也都不说话，看着米佳。

米佳小心地剪开姑娘肚子上的绷带，剪开她的衣服。在她手臂静脉和肚子上注射了几针。试了试脉搏。

他绕到桌子另一边，俯身看小伙子。他还有意识。米佳剪开他胸口的绷带。小伙子看着他，咬紧牙关。

“忍一下。”米佳轻声说道，开始给他处理伤口。

小伙子皱着眉，牙齿咬得嘎吱作响。米佳手脚麻利，动作几乎是机械性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手术工具和托盘发出的碰撞声，门外一个声音在咕哝着什么。

处理完伤口，米佳同样麻利地给小伙子缠上绷带，在肩膀上系紧。从水壶里倒出一小杯酒精，扶起小伙子，把酒精灌入他嘴里。小伙子喝酒精就像喝水一样。

“把他抬到遮阳篷下，一定要小

心!”米佳自顾自说道,没有看任何人。

里亚鲍夫和另一个男人抬起小伙子,迅速送到遮阳篷下……

米佳坐在姑娘面前的椅子上,把头微微歪向一边,触摸她的伤口。他甚至没有看她的肚子,反而像在侧耳倾听。注视着她的脸庞。

门口传来说话的声音,身穿一件旧白大褂的老头——畜牧工作者——疾步走进院子。他一只手拎着箱子,另一边腋下夹着一只白色的羊羔。

“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羊放到哪儿?”他对米佳喊。

“让他们把羊宰了,我需要它的细筋——缝伤口!”米佳没有回头,答道。

畜牧工作者把羊交给里亚鲍夫,后者又交给一个男人。畜牧工作者洗干净手,走到桌子旁。

“费多尔·伊万内奇,”米佳轻声说,“你别急,帮着我。”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姑娘的脸。

“那个怎么样?”费多尔·伊万诺维奇问。

“那个没事。我找不到子弹。”

“有没有伤到肝脏?”

“好像没有。她快不行了。”他轻声补充道。

畜牧工作者打开箱子,展开包着工具的布。

“我的工具是牲口用的!”他叹了口气。

“没关系。”米佳说,“你只要给我搭把手……”

他们默然不语地工作,好像两个钟表匠一样。时间过得分外地慢。院子里一片静寂,所有人都不说话,目不转睛地盯

着纱帘下的桌上。突然,米佳站起身。

“我要喘口气,”他说,“不知怎么,脑子很混乱。”

他走出圈子,戴着血淋淋的手套的双手举在胸前。他在院子里走了走,没有看任何人。院子里的人依然默默地坐着。院门外也站着人和马,停着汽车。天色渐暗。

米佳一个人俯身坐在姑娘身旁。他静静地在她肚子上做着什么。在他头顶上亮着一盏灯。夜色已浓。

一旁的椅子上坐着畜牧工作者老头。他在打盹,头歪向一边。突然,米佳直起身子,将子弹扔进托盘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听见声音,醒了。米佳继续俯身工作。

里亚鲍夫走过来,手搭着一个健壮小伙的肩膀把他领到跟前。小伙子脸上挂着笑,摇摇晃晃。

“就是他,”里亚鲍夫说,“他是A型血,RH阴性。但是这个狗崽子喝醉了!”

“没关系,”米佳说,“喝醉了更好。”

他们让小伙子坐到椅子上,在他静脉扎进一针。针头连着一根长长的管子,管子中间有一个梨状橡皮球。管子另一头连着姑娘手上的针头。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挤捏橡皮球,开始抽血。

米佳继续忙碌着处理伤口。

“多少了?”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一点五升,够了。”畜牧工作者说。

“再抽点儿。”里亚鲍夫说,“他壮得跟熊一样!怎么样,彼得罗,不会舍不得血吧?”他问小伙子。

“不会,随便抽。”小伙子笑嘻嘻地说。

“够了,够了。”米佳说,“给他喝点

儿酒……”

米佳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已经站起来,两个人配合工作。畜牧工作者给米佳递工具,在需要的时候帮他扶住工具。米佳缝合伤口……

缝合好,他给姑娘的肚子缠上纱布。俯身在她头上,扒开眼睑,观察她的瞳孔。姑娘的脸颊渐有血色。米佳站了一会儿,试她的脉搏,然后露出笑容,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好了。”米佳说。

他从纱帘下走出来,穿过夜色走进房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立刻就睡着了。

他没有听见院子里和山丘上人们的喧闹声。草原上热闹起来,到处是叫喊声和火光。他没有看见里亚鲍夫走进房间,静静地站了一阵,又走了出去。

夜里有暴风雨。狗在嚎叫。狂风卷走了屋顶的干草,院子里的电线剧烈摇晃。雨滴拍打着窗户。石桌上的纱帘被掀飞,



卷到了草原上。撑起遮阳篷的杆子塌了。米佳在沉睡中,什么也没听见。

早晨,他走到院子,几乎没认出来。夜里的暴风雨推倒了遮阳篷,院子里的东西被刮得七零八落,挂在屋顶上的旗帜也被吹飞了。

米佳走进院子,捡起水桶。试着把遮阳篷的杆子立起来。在屋后他找到了原来挂旗的长杆。

他进屋去拿出一件破旧的黑色衬衣。把两只袖子绑在旗杆上。旗杆被重新插上了屋顶,固定住。

衬衣迎风招展,变成了一面黑色的旗帜。米佳用手挡在眼睛上,看着旗帜,露出笑容……

他坐在房间的桌子旁,用酒精擦拭自己的手术工具。院子里的狗突然狂吠起来。米佳抬起头。

一个人两只手抓着门框站在门口。米佳认出了他。来人的样子很可怜,神色惊恐。米佳好奇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继续擦拭工具。

那人一声不响地走进屋,蹲在墙角。他专注地看着米佳。突然轻轻地呜咽起来。

米佳站起来,在他旁边蹲下。

“你是谁?”他问。

那人没有回答。看样子是个白痴,浑身脏兮兮的,像个野人。他再度哭了起来,声音更大了,同时用手摸了摸自己的侧腰。

“让我看看,”米佳伸出手,“别害怕。”

米佳碰了他一下,那人一哆嗦。米佳笑了。他试图撩起那人的衣服,但是那人突然躲开了,双手抱住头。

米佳走到一旁,不去管他。那人不吭声了。他站起来,突然自己把身上那件脏不拉叽、彻底退色的衬衣脱了下来。他的腰侧有一块很大的化脓性溃疡。

米佳没有触碰他,仔细查看溃疡处。从桌上拿起一把手术刀和棉球,开始用手术刀小心翼翼地清理创口。那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像动物一样呼呼喘着粗气。

米佳用酒精把棉球浸湿,贴在伤口上。那人尖叫起来,拼命闪躲,米佳费了很大力气才拦住他。

“嘘,嘘,”他安抚他,“你长了疥疮,老兄。一定要清洗。”

米佳给溃疡处缠上纱布。收拾好脏棉球、绷带碎头,拿到院子,扔进炉火里。洗干净手。

他回来时,那人已经穿上了米佳的干净衬衣,笑嘻嘻地坐在他的桌子旁。桌子下面的抽屉被拉出来扔在地上,米佳的工具、打碎的药瓶子、撕碎的绷带、书、照片扔得满地都是。

米佳冲到白痴面前。白痴哈哈大笑,跳到桌子上。米佳抓住他的腿,把他拽下来。白痴突然抓起一把手术刀,捅进米佳的肚子里。然后又大笑起来,跑到院子里。

米佳捂着肚子,从房里出来。院子里已经不见一个人影。米佳紧紧按着肚子,踉踉跄跄地走到院门口。

那人一路扬起尘土,飞快地爬上了山丘。米佳跟在他后面,想跑起来,却双膝一软跪在地上。接着侧倾倒地……

不知是谁俯在他身上。一双手托起他的头。他睁开眼睛,看见无边无际的黑色草原和草原上黑色的天空。米佳看着

俯在他身上的脸庞,就像看见了平生第一次看见的东西,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感到很疼,会好的。”俯在他身上的人说,那人的脸仿佛石雕一般。

“我累了,”米佳轻轻地说,“带我走吧。”

“你还年轻,你还会拥有一切。”说话的声音宁和纯净。

“不,”米佳喃喃道,“最好是带我走吧。”

俯身在上的人摇摇头,微微一笑,吻了一下米佳的额头。

“走吧。”他说。

米佳微微睁开眼睛,看见畜牧工作者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正俯身看着他。

“呵,你把我们吓坏了!”老头说,“还活着,谢天谢地!”

米佳再度闭上眼睛。

“我不想,”米佳对俯身在上、脸如石雕的人喃喃道,“我什么也不想要。我在这里很好。”

“走吧,时间已经到了……”

他躺在块帆布上摇摇晃晃,帆布绑在两根杆子上,四个男人肩上担着杆子,抬着他走在草原上。畜牧工作者费多尔·伊万诺维奇走在一旁。

“小心,轻点儿,轻点儿,伙计们。”他对男人们说。“你把我吓坏了,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你怎么想的,啊?准备一死了之,丢下我这个老头?我一个人干这苦差使可不好,不是吗?你不要丢下我们!”他用温柔的、颤抖的声音一直说着。

米佳稍稍偏过头,看见了远处自己的房子、旗杆和白色的旗帜……

(完)